

热烈的涠洲岛

陆春祥

1. 涠洲岛的热烈，从三万年前开始。

三万年前的某一天，北部湾海面，在几千万年数百次火山喷发逐渐堆积的基础上，再一次火山大喷发，数股暗红色岩浆，从海底如蛟龙样冒头窜出，继而冲向天空，岩浆们此起彼伏，毫无顾忌，似乎是在沉默的海底积聚已久，它们在发泄，向天空示威与发泄。

岩浆们以暗红的颜色涌出，至空中最高点时，已经变成了黑色翻腾的云朵，云朵们互相积聚，要把天空遮黑，云朵太重，无法飘走，它们落下的动作要慢一些，开始挟带着灰烬。阳光熄灭，白天变成了黑夜，轮番上冲的岩浆则将黑夜撕裂成一道道的口子。等到岩浆们上上下下折腾够了，这样热烈的日子也就结束了。

火山灰在海面隆起的地面上层层叠叠，叠叠层层，似乎要将一切覆盖，一个新岛慢慢形成了。新岛四周有广阔的水面包围，岛上还有海湖，与外海相通，这是产珍珠的好地方，人们曰新岛为涠洲。两千多年前，新岛被汉代人正式命名，并将其归属于合浦郡。

被人管理的涠洲岛与它成岛的史前史相比，短暂而又短暂。不过，北纬二十度的热带季风气候，已经铸就其热烈与热情的性格。

2. 2022年6月28日，夏至过后，小暑之前，这一天，气温虽只有28度，但在北海，则表示一个热烈的季节已经开始，涠洲岛的太阳以它惯有的热情迎接我。

上午十点，火烧一般的太阳，不知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，或许，是涠洲岛阔天阔地的火山岩，它们甚至都不用太阳炙烤，就会发出光热？它们带着千万年天生的热情，带着大地熔岩固有的热烈。一切生物，在这种热烈下，似乎都躺了下来，默不作声。只有蝉是例外，拼命在发声，也难怪——数年的黑暗生活后，见了天日，便拼命鸣叫，不舍昼夜。

北海作家庞白与戚洵，陪我上了涠洲岛。庞白说，半天时间游览，只能去南湾的鳄鱼山景区转转了。这鳄鱼山，大约是涠洲岛的精华所在了，典型的海岛风光，年轻的火山地质遗迹，独特的海蚀地貌景观，一一在烈日下呈现。

伫立岛顶，我向周围亿万微粒构成的海蚀地貌俯视，海浪有节奏地一浪一浪涌向自由组成的各种洞门，再哗啦一声碎成无数白花。虽目力不及，但我知道，前方就是西沙群岛，这东边，雷州半岛，西面呢，则是越南。

我们坐在树荫下歇息，用扇子使劲地扇。一群大型海鸥，在正午烈日下掠过头顶。我一边扇扇子，一边想，眼前这个地方，曾经车水马龙，热闹得很。《北海市地名志》载，元朝至元三十一年（1294），元政府就开始设立涠洲巡检司。到了明代，防御与抗击倭寇日益重要，万历年间，涠洲岛的中心地带，城仔村，就是驻岛游击署的所在地。这差不多就是军事重镇了，几十艘战船，一千多官兵，这些驻军，守边防，也兼守着岛上的古珠池。

这个古珠池，说来话长。

晋人笔记开始盛行的时候，刘欣期的《交州记》就如此记载：“去合浦八十里有涠洲，周围百里”；“合浦涠洲有石室，其里一石如鼓形，见榴杖倚着石壁，采珠人常祭之。”

从刘欣期的描述中可以看出，涠洲岛面积还不小，岛上深池中有好珠，采珠人常去，不过极为小心，下水前都要祈祷。到了唐代，刘恂的《岭表述异》则直接进入采珠的细节描写：“廉州边海中有洲岛，岛上有大池。每年太守修贡，自监珠户入池。池在海上，疑其底与海通。又池水极深，莫测也。珠如豌豆大，常珠如弹丸者，亦时有得，径寸照室，不可遇也。”

这就是涠洲岛上名气最大的古珠池，可以断定的是，最迟至晋代，岛上采珠已经盛行，而到了唐代，大约是这样产的珠品质独特，个别难得的简直就如夜明珠，它毫无悬念成了贡品，而当地政府主要官员，为确保贡品的质量，已经将产品质量管理的关口大大前移。一个有趣的场景是，一群采珠户采珠，边上还有官员跟着，采珠户一个猛子扎



『文汇报』
微信公众号

下，太守则在池边观察，他满怀希望，最好一次能捞上几个大蚌，老蚌，那里面珠子的质量才有保证，珠运连着官运呢！

闪亮的珍珠，凝结着采珠人的血与泪。

曾任钦州教授的宋代笔记作家周去非，他的《岭外代答》这样记载蜑民（船民）采珠的悲惨场景：合浦产珠之地，名曰断望地，在离岸数十里的海中孤岛下，采珠人从船上下到深池采蚌，用长绳将竹篮系住，篮子装满蚌，用力摇动长绳，船上的人就将采蚌人与篮子一起拉上来。但有的时候，采蚌人会遇到“恶鱼”，即使速度再快，采蚌人还是会被鱼吃掉，只有一缕血浮上水面，船上的人大哭。我猜，这“恶鱼”，极有可能是鳄鱼，也有可能是吃人的鲨鱼。不管周去非记录的是不是涠洲岛上的古珠池，都是悲剧。

涠洲岛上古珠池，自然吸引着各地来访者的目光，汤显祖也来了。

3. 汤翁台。在强烈的阳光下，我见到了老朋友汤显祖。我在浙江遂昌见过他，那是他做过五年知县的地方；我在抚州临川见过他，那是他的出生与成长地；我在南昌的滕王阁也见到了他，那里见证他最辉煌的时刻，《牡丹亭》正式亮相。

此刻，他就端坐在涠洲岛的半山，大海边，目无旁骛，万事不关心，他在日夜倾听着古老而又年轻的海声。

明朝万历年五年（1577），二十七岁的青年汤显祖，信心满满赴京城会试。这一次，以他的文名和才学，考取，应该有相当把握。显然，主考官也注意到了他的才学。首辅大学士张居正，此时正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，他的儿子，取功名如探囊中物，但又不想留下坏名声，于是，找几个成绩好的士子陪考，呵，你得第一我得第二，我们是自己努力考上的，你们看看，这几个都是全国著名的才子呢！于是，青年汤显祖就成了其中之一的陪考人选。

面对如此良机，汤显祖却想到了他家乡临川的玉茗花——这种行为怎么配得上玉茗花的高洁呢？“吾不敢从处女子志失”，他毫不犹豫地拒绝张居正的延揽。自然，考试结果，也充分证明了张居正的权力之大，同时被选中的沈懋孝，高中首科，而汤显祖则毫无悬念名落孙山。

同样的情况，万历八年（1580），又发生了一次。张居正有六个儿子呢。如果几个儿子同时考中，即便万历皇帝不问，他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啊。张居正不死心，又派人游说汤，汤又拒绝。于是结果依旧。

张居正死去，张四维、申时行当政，拉拢汤显祖，许诺以翰林做幕僚，也被汤拒绝。他不喜欢这种方式，更不认可此种行为，他要凭自己的实力。

三十四岁，青年汤变成了中年汤，这一年，他终于以很低的名次，三甲二百一十一名的名次考中了进士。

有了进士资格，那就好好做官吧，然而，汤显祖似乎天生不适应官场。他不安分，东提意见，西提建议，1591年，他上疏《论辅臣科臣疏》，弹劾邪恶，抨击弊政，口气严厉，措词尖锐。不知怎么的，万历皇帝生气了，立即被贬，还被贬得远远的，去南粤广东徐闻县，一个听都没听到过的小县，做添注典史，县领导中，排名第四，根本就没有什么话语权。

汤显祖文才横溢，再加上他不阿权贵的胆气，被贬倒是不怕，正好可以南下一路领略大好河山。有研究者这么认为，汤显祖彼时名声已经很大，徐闻对于他的到来，大概对待的态度不亚于当年岭南人之于坡翁，他以苏东坡自负，亦可谓当矣。确实如此，或许和我到涠洲岛的气候一样，酷热季节，汤显祖还没有到徐闻报到，而是一路游玩到海南，再从阳江入海，远抵北海的涠洲岛，他要看看岛上的珠池。汤翁台边，刻着汤显祖的长诗，诗有长标题，清楚交代了原由：“阳江避热入海至涠洲夜看珠池作寄郭廉州”。诗比较长，没有背景解释，不太

好理解，但这几句意思应该清晰：

“日射涠洲郭，风斜别岛洋。交池悬宝藏，长夜发珠光。”

郭廉州是谁？他叫郭廷良，是汤显祖同年进士老朋友，此时，他正任廉州知府。《廉州府志》记载：郭廷良“赋性刚方，执法严肃，宽仁待下，清介自持”，在廉州，郭知府为官清廉自守，做事公平公正，强力收回被豪强霸占的学校用地，为受冤枉的百姓平反昭雪，政声斐然。

在一个大热天的深夜，海浪声撞击岩石，汤显祖看了岛上的珠池，却百感交集，除了感叹采珠人的不易，更借题抒发深埋心底的隐思：

“为映吴梅福，回看汉孟尝。弄缙殊有泣，盘露滴君裳。”

这四句却有四个典故，让人浮想联翩：不满王莽篡权而漂泊隐居的县官梅福；不准滥捕乱采，创造“珠还合浦”可持续采蚌局面的高洁清官孟尝太守；鲛人感于友人热情，泣泪成珠；为长生不老，汉武帝用铜盘承露。梅福与孟尝，皆为当地人，与眼前的景有关；鲛人和铜盘承露，则又与神话和求仙有关。汤连用这些典故，想表达什么呢？无论为官或者求道，皆要好自为之，正直善良是本分，人生苦短，没有长生神药，我们各自珍重吧。

不是说职位不重要，就可以不干事的，虽在徐闻的时间极短，但汤显祖以他卓越的学识及热情，依然为徐闻做了许多事，特别是讲学、建书院，在后世影响极大。

幸好，不久，他就到了浙江遂昌，这个小县虽偏远，却是他人生走向顶峰的地方。遂昌县长，在遂昌，山高皇帝远，他可以说了算。

汤显祖将诺言带到了遂昌。在这里，他实现了一些人生理想，爱民勤政，兴办教育，劝农田耕，灭虎除害。自然，他人生最大理想也将要开始付诸实施，他满腔的戏曲因子就要喷薄而出了。

4. 在涠洲岛鳄鱼山景区，比较夸张的是那些火山石的造型。

听听名字，就能揣测出千姿百态的火山海蚀地貌了：猪仔岭，岩石一个一



向日葵（简草编织）冯丽萍

选自第22届“江南之春”美术作品展

在水一方识古人

方益昉

闭玻璃墙。但意外产生的人文效果，还包括让访客在通往元代的隧道里，借助先进技术与躯体感官，体验数百年岁月带来的切肤纯真，在开放的当下空间，与遥远的700年前生理互动。如果贪婪一点的话，趁日前访客尚少，我其实还可以在走道中间的靠背椅上静坐，尽情放观现世红尘。

隔洋思乡逾三载，作为考古与文博爱好者，我事先未曾料到，故乡上海会出现一座，设计理念堪称世界一流，拥有超现实体验的博物馆。

2019年秋，我逛到伊斯坦布尔地

大学毕业留在北京之后，有好几年，我租住着一个塔楼20层的房子。房子很老，那时大概还没什么不许私搭私建的规定，于是卧房窗外，有房东自己加的防盗窗；支出去一个鸟笼一样、锈迹斑斑的铁栅栏，底部搭着薄木板作为窗台。

老楼有些空置的空调洞眼，每年都会被麻雀当成巢室。一栋楼二十来层，住了千八百人，可能也住着一二百号麻雀。有时失眠，四点就会听到密集的鸟声。

麻雀是很爱交流的鸟，一片尖细的啾啾，横经竖纬，有来有往，织成密不透风的一张毯。接着，小区里的喜鹊大佬醒了，它一叫，麻雀就静下去。听起来，喜鹊那四平八稳、抑扬顿挫的嘎嘎声，像老师在讲课，麻雀则是底下的学生，抓紧老师的每个停顿交头接耳。此起彼伏，越听越好玩。

记得老爹说过，他小时候，老家的河岸上有两棵大榕树，是麻雀宿舍。天黑前，两棵树要叽叽喳喳好一阵，那声音，三五里外都听得见。麻雀哪来那么多话题啊？晚上回家聊一波才睡，早上醒来还要聊一波才出门，晚上聊“我今天碰到了啥”也就罢了，早上是聊“我昨晚梦到了啥”吗？

我家窗外、离得很近的一个空调洞里，就住着一窝麻雀。每到初夏，麻雀崽子纷纷出巢，还不太会飞，只在巢近旁活动，等着辛勤的家长一趟趟来喂。老式防盗窗的铁条粗粗，正适合它们小爪的脚爪抓握。我在屋里坐着，隔一会儿，窗外就“啾、啾”地落下一个鸟球，粘在栏杆上，小脑袋转来转去，叫个不停。麻雀在鸟类之中，就属于那种“不胖脸也圆”的类型。冬天蓬着一身“羽绒服”是圆的，到夏天瘦成细腿一条了，往铁窗上一落，剪影还是个球形。最多的时候见过四个球，两两挨着挤着，吵吵闹闹。

我很少一直盯着它们看，通常默默做自己的事，只留一只耳朵听听声儿。高楼的邻居，好像多半是这样：声息相闻，却不常照面；算不得点头之交，却又连对方家里有个多大的小孩，都大致知晓。

有一天，一阵呢喃的鸟声，不同寻常地，在窗下很近处响起。我蹑手蹑脚潜行至窗边，借着窗帘的掩护往外看：窗台上，一个空花盆里的泥土，竟然动了起来！

再仔细一看，哦，不是土，是一只土色的麻雀。它在盆土里刨了个微微的凹坑，把整个身体填在坑里，扑着翅膀，用一种初学游泳者在水中扑腾的姿势，将土扬得到处都是。也不怕吃土，嘴巴微张，喃喃咕咕，自言自语。我养过鸟，知道小鸟会在浅水里这样洗澡，也听说过在缺水环境中，部分鸟类会选择土浴和沙浴。但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到这个场景——就隔了层玻璃，近得我甚至能看清它满足的神情。

这麻雀洗了一会儿，大概是舒坦了，往上一蹦，站在防盗窗栅栏上，抖开翅膀吹风。空盆里的土已经少了三分之一，凹下一个大坑。这绝不是洗一次就能达到的效果，看来花盆被麻雀当成澡盆，早不是一两天了。我暗自激动，当晚趁着月黑风高，赶紧给那盆补了点土，重新满上了。

空花盆招来麻雀洗澡，固然是意外惊喜。不过花盆为什么会空？说来好笑，也是拜麻雀所赐。

我窗台的寥寥几盆花中，曾有一盆香叶天竺葵。在卖花人的板车上，满车多肉、芦荟、仙人掌中，只它一丛蓬蓬绿叶，一时亲切就买了回来。然而这需要温暖的植物，在北京，有大半年得收回室内，才能保它不死，而室内又没有足够喂饱它的阳光。养到第二年春，枝条已经长得十分漫长，绿叶却没了最初的茂盛。

我趁着天气转暖，把天竺葵又放到了窗外，满以为能令它恢复些元气。没想到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它却枝残叶落、日渐憔悴。我十分纳闷儿，有一天在家歇着，循着窗外鸟声悄悄窥看，才发现我那长翅膀的邻居先生，站在窗台上，踮着小脚，一边哼哼唧唧唱歌，一边揪着我天竺葵的叶子使劲儿拉扯，不一会儿就连杆带叶啄下一片，叼着，开开心心跑了！

我从窗帘后探出半个头，哭笑不得。初春青黄不接时节，杂食小鸟的确会去啄食植物新生的花蕾叶芽，我在窗

林语尘

雀邻

台用种子播种出的幼苗，也隔三差五遭些破坏。可，那可可是被商家冠名“驱蚊草”、一股子奇怪香味的天竺葵啊！麻雀口味也太重了吧？

等我纳闷太久，邻居先生就去而复返。这回直接停落在天竺葵晃悠悠的长枝上，一会儿头朝我，一会儿跳跳转个180°屁股朝我，尾巴一翘一翘，以凌波微步之姿，向枝梢的叶丛踱去。它低头啄了几口，余光才突然瞥见我，立即飞身上了窗台栏杆，居高临下地瞪着我，还欲盖弥彰似的，低下脑袋，在栏杆上擦了擦嘴。

我：“……行，您请，您随意，在下这就告退。”

天竺葵若长了嘴，一定会破口大骂我这个叛徒。

此后大半个月，我的窗台堪称热闹非凡。麻雀们起得很早，方破晓就在两楼间逡巡。若单独到访，通常熟门熟路地直取天竺葵，拈花摘叶，发现我偷窥，就一振衣袖从容遁去。若结伴而来，则往往抖抖欢歌、嬉戏打闹，“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”。

它们的精神头好像跟太阳有很大关系，赶上阴雨，便显得兴致缺缺，在栏杆上久久蹲着，喁喁低语，忧郁地抛出各种造型。若晴朗，便落在窗台边缘的小块日光里，蓬起一身毛：“叽——（扭头梳毛）叽——（抠挠搔痒）啾！（抬头抖毛）”纵然知道这些小家伙跟海天竺葵仇深似海，还是忍不住觉得可爱。

后来，连室友种的秋英和大花满天星，也在刚长出花苞的时候惨遭洗劫。秋英被薅成光杆，满天星直接连根拔走，就给她剩了棵杂草。隔天一看，连杂草都没了……室友极为愤慨，见我在微博上打下tag“雀邻”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：“哪有这么欺负人的邻居，给我改成‘雀匪’！”

当然，天竺葵终是耐不住日复一日的摧残，香消玉殒了——这就是麻雀洗澡盆的来历。

天竺葵死后两三年，又一个和煦的春天，我发现邻居们不祸害我的花了。它们开始撕窗台垫板的纤维——那薄木板风吹日晒许多年，边缘都是霉迹，木皮早就一条条翘起了。木杆里估计被麻雀当成了不错的巢材，带回去垫窝。它们甚至不顾我的旁观，聚精会神、龇牙咧嘴地对付木皮，从翘起的一个角开始发力，拔河似的撕扯出很长一条，才满意离去。撕够了，就蹲在窗台边缘晒太阳抖毛，啾啾唱个没完没了。

我忽然意识到，麻雀在掀天竺葵，与它们撕木皮是在差不多的季节。所以，或许不是为了吃，而是把这钢筋混凝土丛林间冒出的植物，当成了开在家门口的装修市场？

后来无意中读到一篇论文，才终于解开陈年悬案。研究者观察到当地麻雀在繁殖期，会特地将一种芳香艾草的叶子衔进巢穴，并拍摄了麻雀巢内新鲜艾叶的照片。他们发现含有艾草的巢穴内，螨虫等寄生虫会更少，雏鸟的体重也与添加艾叶的巢址呈正相关：艾叶越多，小鸟越健壮。可见，麻雀会有意识地去寻找气味特殊、能够驱虫的叶子，给孩子制造更卫生的生活环境。

原来若干年前，我那聪明的邻居，是特意选中了我的香叶天竺葵，给孩子铺设温床的！这样看来，天竺葵的牺牲也不算无谓嘛——至少，为蓝天贡献了一群更健康的小鸟。

方随即在占据3个街坊约7个家庭的发掘面上方，构建庞大施工现场，同时兼顾专业发掘与出土展示互动功能，允许好古者额外购买昂贵门票后，进入内部参观考察。向全民开放一手原始考古资源，鼓励社会关注与投入博物馆建设，强化对本国文明历史的热爱与研究，既满足游客，也赞助科研，一举两得。

这一民居真实的面貌，正被逐步揭开面纱。它始建于公元25年，公元270年左右毁于一场灭顶之灾。我在此流连忘返，特别关注2000年前，引入居家用水的建筑构件与日常生活节。从医学史的专业视角，考察家居卫生，最能体现古人是否意识到病从口入，防病先治水的健康理念。在人均寿命刚过半百的基础水平时，如果人们主动将饮用水管和排污水道分离隔绝，减少胃肠道致病菌的危害，人类就在抗病益寿的文明进程中，跨出了重要一步。